



天花板里的朋友

〔日〕柏叶幸子 著 〔日〕杉田比吕美 绘 赵玉皎 译

人们拥有各种各样的梦想世界，大家都乘坐着只属于自己的交通工具前往那里。但是，当人们慢慢长大，去梦想世界的次数就越来越少了。不知不觉，交通工具就被遗忘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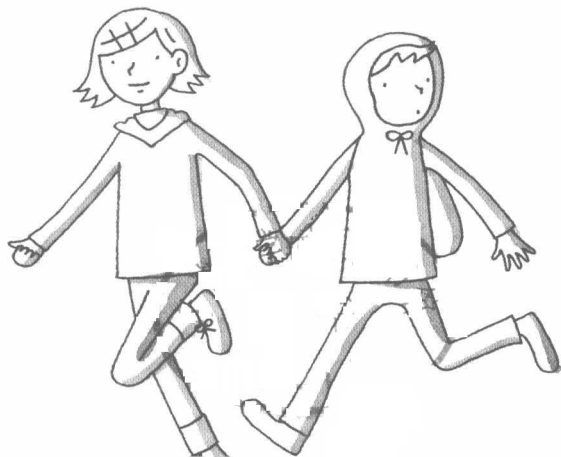
南海出版公司

天花板里的朋友

〔日〕 柏叶幸子 著

〔日〕 杉田比吕美 绘

赵玉皎 译



南海出版公司



目录

神秘的新朋友	1
魔法师、精灵，还是幽灵？	35
校园里东躲西藏	73
原来还有梦想世界	109
寻找梦根	143
找到好朋友多幸福	181

神秘的新朋友



“啊？这房子……”

爸爸停下了车。看到这座房子，阿红、阿了和妈妈都大叫起来。

“是的。从今天开始，这里——向阳村三〇五号，就是咱们的家啦。好了，下车，下车。”爸爸不管三人的表情，自顾自高兴地啪啪拍着手。

“真是座大房子啊。”妈妈站在宽阔的院子里，从正面打量着房子。

“因为这是农家嘛。喏，右手边可以看到的田地，我们也可以随意使用。”

“这是什么地方？”阿了打开正屋对面一间大屋子

的门。

“那是杂物间，过去好像放了农具，我打算把它当成车库。”

“呀，怎么办？厕所和浴室都在外面！”阿红打开杂物间旁边小屋子的门，不高兴地嚷起来。

“哦，在外面吗？”妈妈也皱起了眉头。

“过去的房子都是这样，住着住着就习惯了。”爸爸的声音渐渐高了上去。

“姐姐，你过来！这房子没有玄关，屋子里还是泥地。”阿了打开正屋的门向里张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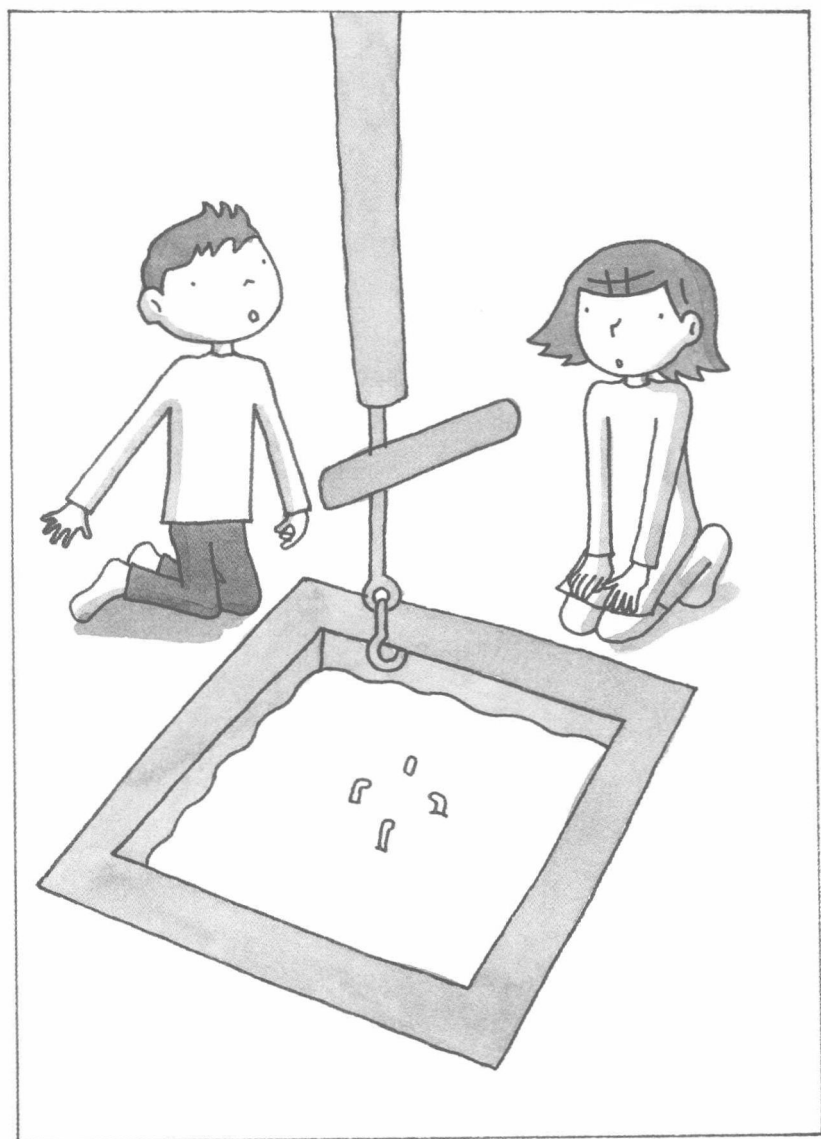
“啊？”妈妈和阿红也跑了过去。

“这就是正房门！这叫作泥地间！”阿红背后传来了爸爸不耐烦的声音。

房子里分成两部分，有宽阔的泥地间和高一些的地板间。阿红和阿了跳上地板间，目不转睛地盯着正中央的炉子。这简直像是传说中的房子一样。炉子上方挂着活动吊钩，两人顺着吊钩向上一看，又大叫起来：“这房子没有天花板！”

“你们要是再说什么……”爸爸两手叉腰，瞪着姐弟俩。

“好啦，不能光在这里大惊小怪。今天忙得很，因为



行李昨天就运过来了嘛。”妈妈过来解围，阿红和阿了才得以从爸爸的拳头下逃脱。

直到今天早晨，阿红和阿了还住在 M 市，而这里是离 M 市开车需要四十分钟的山里——向阳村。身为工程师的爸爸调到了五谷水库的施工现场工作，没办法再从 M 市往返上班，于是说要全家一起搬到施工现场附近的镇子去。可是阿红和阿了又哭又闹，不愿意转学；而说起爸爸自己搬过去，全家人又发出了惊叫，阿红、阿了和妈妈都没办法想象和爸爸分开来生活。爸爸焦头烂额，最终找到了这座房子。

向阳村正好位于 M 市和施工现场的正中间。虽然开车到 M 市需要四十分钟，但由于通了电车，乘电车只需要十五分钟。而从这里去爸爸的施工现场，只要在山道上开车二十分钟就行了。

爸爸以为终于找到了好地方，阿红和阿了却只是一个劲儿地抱怨，也难怪爸爸要生气。于是，阿红和阿了开始卖力地收拾起屋子来。

地板间和泥地间的上方没有天花板，高高的屋顶架子完全裸露出来，可以看到被烟熏黑的粗粗的大梁。不

过，地板间隔壁两间八叠^①大的屋子里，倒是好好地装上了天花板。天花板上，也就是二楼，是分给阿红和阿了的两间六叠大的屋子。把东西搬上去之后，两人都筋疲力尽地躺下了。

不知为什么，阿红虽然累得要命，却总也睡不着，在被窝里翻来覆去。

窗子上还没有挂上窗帘，外面的黑暗一点点地渗进屋里。直到昨天还一直住在公寓楼里，无论拉多么厚的窗帘，广场上的水银灯都会照得屋子里微微发亮。这里却太黑太静了，没有一丝车声，没有一丁点儿厕所冲水的声音。就连自己翻身的声音，似乎也会被什么奇异的东西听到，而引得它从窗子外探进头来。

阿红一直想有一个属于自己的房间，想一个人睡，可现在梦想实现了，她却不怎么开心。弟弟阿了虽然有些莫名其妙，可在公寓时有他睡在上铺，想想就觉得踏实。

阿了出生以来的十年间一直和阿红一起生活，所以阿红认为自己还是了解弟弟的。但有时候她也会迷惑，

^①日本房间面积单位，一个榻榻米大小，约合1.62平方米。

觉得阿了真是个奇怪的孩子。

当电视受到干扰，画面刷刷地飘雪花的时候，阿了会说“大家安静”，然后跑到电视机跟前。大家以为他要调一调旋钮，可他只是一动不动地盯着画面。问他，你在干什么？他就一脸认真地回答：“安静！现在也许宇宙人要和我们通话。”在这一点上，阿红无论如何也没法理解。

姐姐还醒着吗？阿了竖起耳朵去听隔壁房间的动静。他从刚才就憋着直想上厕所，可是怪怕黑的，不敢起来。

传来了房门拉开的声音。

“姐姐，你去厕所？”

“嗯。阿了，你要是也去，披上件衣服，外面冷着呢。”

“好啊好啊！”阿了一下子跳起来。

阿了上四年级，阿红上五年级。提起姐姐，在阿了的朋友们看来那是出名的能说会道。曾经有一次，阿了他们看到阿红一伙五六个人在学校垃圾场那里围住六年级学生中领头的，光靠嘴巴上的功夫，就让那人哭了鼻子。

“阿了的姐姐真厉害。”这是阿了的朋友们对阿红的评价。

阿了心想，有比男孩子都厉害的姐姐做伴，外面再

黑也没什么好怕的。可是当他瞄见走在前面的姐姐的头发时，不由得叹了口气。

“这楼梯真吓人，明天让爸爸换个亮点儿的灯。”阿红慢慢地一步步摸下楼。

阿红的一绺头发奇怪地纠结着，看来她又戴发卡了。每当看到这个，阿了总会重新意识到，姐姐也不过是个女人罢了。

阿红的头发直直的，不弯也不翘，剪成了童花头，所以她其实没必要用什么发卡，可她总是别着两三只。如果阿了问：“为什么要戴那种东西？”阿红就会说：“因为英雄人物总是和女孩子一起被关在某个地方。他一定会向女孩子借发卡，然后用发卡把门锁撬开，安全地逃出去。那种时候，难道我能说我没戴发卡吗？”说着，她还会使劲儿地重新整一整发卡。女人做事真是莫名其妙。

在春夜山间的寒气中，两人哆哆嗦嗦地跑出厕所，在院子里凸出来的自来水管前洗手。水管下面什么也没有，水直接溅到地上，很容易把脚打湿。两人撅着屁股，尽量不让水溅到脚上。洗完后，阿红和阿了用挂在旁边的白布擦起手来。

“嗬，真冷，到了冬天可够受的。”阿红打了个冷战。

“嗯，真冷。”阿了附和着，仔细打量了一下擦手的白布。

这布一点也不吸水，毛茸茸的，不像是毛巾。那么是什么呢？阿了一扯白布，顿时倒吸一口冷气。布的后面有两只脚！两只穿着稻草鞋的光脚飘浮在空中。阿了把视线慢慢朝上移去，不禁咕咚一声坐到了地上。一个穿白色法兰绒长袍的大叔飘浮在空中，朝阿了点点头。

“姐、姐、姐姐……幽、幽、幽灵！”阿了揪住了阿红毛衣的衣襟。

“什么？”阿红回头去看，那人已经消失了。

“幽灵……”

“说什么哪，你睡糊涂了吧！”

“可是，真的有，一个穿白睡衣的人飘在空中！”

“什么也没有哇，不是吗？”

“现在没有了，可刚才有。穿着稻草鞋……”

“傻瓜！幽灵是没有脚的。”阿红笑了起来。

这倒是——阿了也想起来了。

“可是，确实有个人。姐姐也用他的睡衣擦手了。”

阿了看看自己的手，已经干了。等他抬起头，阿红已经快步进屋了。

“真是，女人简直靠不住！”阿了不高兴地嘟起嘴，追了上去。

第二天是星期日。但要收拾的东西堆积如山，没有时间睡懒觉。

这座房子虽然宽敞，但房间很少，最里面一个八叠大的房间还放着房东的东西。泥地间没办法放家具，派不上用场。地板间放上饭桌、餐具柜、组合音响和电视机后，本以为宽敞的房子也就显得没那么大了。

“电饭煲放在哪个箱子里了？”妈妈收拾着厨房，问道。

“暂时用不着的东西被我放到杂物间了，也许混在那里了。”爸爸正在解绑行李的绳子，指了指杂物间。

妈妈趿着拖鞋走出去，在门口却咦了一声，拿着盛了荞麦面的竹篓回来了。

“门口放着荞麦面。”妈妈瞪圆了眼睛。

“这一带很多农家都做荞麦面，一定是邻居做了荞麦面，送给我们的。”爸爸舔了舔嘴唇，觉得这个一定很好吃。

“我回头要好好地去看一下人家。今天的午饭就先吃荞麦面吧。”妈妈抱着荞麦面竹篓，兴冲冲地进了厨房。

“本来应该是咱们搬过来以后，给邻居送荞麦面的，这不弄颠倒了嘛。”爸爸笑了起来。

中午吃了人家送的颠倒荞麦面之后，爸爸妈妈去村里的杂货店买电灯泡和钉子之类，阿红和阿了则去收拾自己的房间。

“阿了，这是你的东西，不要放到我房间里！”

“喂，你的靠垫！”

“你别扔！”

两人只顾吵嘴，哪谈得上什么收拾屋子。两人都觉得应该把他们中间的拉门关上，但拉门一直大开着。也许是这么大的房子里只有他们俩的缘故，如果看不到对方，心里就有点不踏实。

“终于可以贴这张宇宙飞船的画了！贴在这里正好。”阿了把一大张海报用图钉摁在墙上。让他最为满意的是，墙壁的那一边既不是别人家，也不是外面，而是泥地间和地板间上方的、有着粗粗大梁的昏暗空间。

“穿过这张画，仿佛真的能够飞到宇宙里去。”阿了啪啪地敲着贴好的海报。

阿红在南边和西边的窗户上，挂上自己喜欢的草莓

图案的窗帘。每当看到鲜红的草莓，阿红脸上就自然地露出笑容。以前都是半边挂草莓图案的窗帘，另半边窗帘是 UFO 的图案，像一只只倒扣的大锅似的。因为阿了说“这房间是两个人的，窗子也有一半是我的”，而爸爸妈妈也表示了认可。

两人开始埋头干自己的活儿，这时，他们周围弥漫起了烟雾。

“阿了，你烧着什么了？”

“是你烧的吧。”

“阿了！”

“姐姐！”

两人都转头去看对方，但只叫了这么一声，就再也说不出话来。

在两个房间中间的拉门那里，有几个奇模怪样的人正被烟雾呛得直咳嗽。一个是金发卷曲的胖婆婆，身上的裙子像是花布窗帘做成的，正在乱挠自己的胸脯：“不行了，我不行了！”她旁边是一个穿着马裤、裹着绑腿、披着毛坎肩的大叔，他端端正正地跪坐着，一边被呛得直咳嗽，一边惊讶地四下张望。大叔旁边是一只雪白的大鸟，正在专心致志地梳理羽毛。当最后一股烟顺着阿

红和阿了慌忙打开的窗子散到外面之后，一只八只脚的橙色水母现出了身影。

“御不净先生，我的浴桶还没有送来呢。”白鸟朝毛坎肩大叔伸过脖子去。

“我的沙发、饭桌和衣柜也都没到哪！”圆滚滚的婆婆似乎已经喘过气来了，震耳欲聋地大叫起来。

“床、床，椅子、椅子。”水母怪的声音就像是磁带被快进时一样。

“马上就到了嘛。”毛坎肩大叔慢悠悠地拨着鼻毛。

“哇，宇宙怪兽！”阿了高兴地朝水母怪凑过去。阿红抓住他的手，用力把他拽到自己身边。

“您、您、您几位，到、到底是什么人？”阿红搂住阿了，好不容易挤出了这么句话。听着她说话的调子，阿了心想，姐姐又在歇斯底里了。每当阿红脑子里血往上涌的时候，说话就会莫名其妙地客气起来。

“哎呀，哎呀，这么晚才来问候主人……真是失礼了。以后要请您多照顾。呃，过去人们说房东就像父母，房客就像孩子，从今以后，我们也希望能这样，还请多多关照。”白鸟凑了过来。说他是在唠唠叨叨地说话，不如说是在咔嗒咔嗒地敲自己的嘴巴。刚才阿红和阿了虽然

闪念间奇怪鸟儿怎么会说话，可注意力马上又被其他人吸引了过去，也就没再多想。现在正对着白鸟，他们发现它说话时的表情居然和人一样，鸟嘴旁边堆起了皱纹，眼神也像是对着他们俩微笑。鸟真的在说话。

“别过来，请别靠近！”

阿红紧紧搂住阿了，一下子晕了过去。

“姐姐，姐姐！”阿了大吃一惊，摇晃着阿红的身体，又拍拍她的脸颊，但阿红却没有要醒来的意思。

“舒比的浴桶到了。”毛坎肩大叔发出慢条斯理的声音。

阿了转头一看，不知道从哪儿冒出一只白色大珧琅桶，正在阿红的房间里滚来滚去。

“先生，您可真沉得住气……现在还说什么浴桶哪？”白鸟舒比说。

“我的餐具柜早点送来就好了，里面有葡萄酒呢。哦，对了，我的包，我的包去哪里了？包里有嗅盐。”

婆婆在地上爬来爬去，找到了滚到房间角落的一个串珠小包。“啊，有了！快把这个凑到她鼻子下面。”她递给阿了一个小玻璃瓶。

的确，阿红的漫画书里也有这样的场景。阿了慌忙

把嗅盐瓶凑近阿红的鼻子。漫画书里的少女醒来时都会嫣然一笑，可阿红却大叫一声“嗯，好难闻”，并皱着眉头捏起了鼻子。等她好不容易清醒过来，看到房间里的情形，差点又昏过去。

房间里多了个有两扇拉门大的衣柜、刻满了繁复花纹的梳妆台、挂着饭锅和煎锅的老式大烤炉、箱子、包袱，以及银色的大蛋壳……阿红和阿了的房间已经被行李塞得没有立足之处了。

“这些东西究竟是从哪里来的？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你们究竟是什么人？请解释一下，好吗？”阿红紧紧握着阿了的胳膊，把他捏得生疼。

“哎呀，对不起——舒比，咱们接着致问候辞吧。”婆婆拍了拍胖乎乎的手。

于是，这些奇怪的人兴冲冲地排成一行，面对着阿红和阿了。

“我们是交通工具罐子保管对策委员会的成员，我是书记玛瑞。您也可以用自己喜欢的名字来称呼我，叫我艾米，或者玛艾丽都行。”说着，玛瑞向阿红伸出右手，阿红却只当没看见。

“多么不懂礼仪的姑娘！这样可称不上是一位合格